

香
雪
海

长 篇 小 说

香 雪 海

香港·亦 舒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五年·贵阳

插图：李慧昂

香 雪 海

香港·亦 舒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延安路5号)

贵州省文联

文艺图书编辑部编

787×1092毫米 32开

1985年10月第一版

贵州省邮电印刷厂印刷
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印张：6.625 145千字

1985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5·655

定价：1.30元

我与叮当踏入市立音乐厅的时候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

偌大的音乐厅有两千六百多个位子。我们进场的时候已八时二十五分，演奏将在八时三十分开始，但全部座位都满了。

说正确点，只有最前三排，与最后三排坐着观众，其余的座位全部无人。

叮当第一个忍不住，她轻轻说：

“明明一早挂出满座牌子。”

显然其他观众也有同感，互相窃窃私语。

我说：“这次演奏早三星期出售门券，我们险些儿向隅。”

八点半正。

在深紫色丝绒幕升起之前，有一行观众约五六人，静悄悄进入音乐厅。

我看清楚他们的成员是五男一女。

女的独自霸占音乐厅最正中的位子。其余那五人并不坐她身边，分散在四角，仿佛在保护她。

叮当困惑不解：

这是什么意思！这难道不是 为什么要！

很明显，除了前三排，后三排，全部票子已被人以滑的手法包了下来。

而这个人明明就是坐在音乐厅中央的女客。

我忽然感到愤怒。

这是一场难得的小提琴演奏会，演奏人是鼎鼎大的重阳庆子，这城市里有那么多的音乐爱好者，政府花了纳税人不少钱，才礼聘得名家来演奏出场。这女人凭什么买下所有的票子，来剥夺其他市民的利？

八点三十二分，丝绒幕升起，演奏开始。

我无法集中精神聆听演奏。

我不能理解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

我盯着这女人的背部，只见她穿着一袭黑衣，一动不动，端坐着，全神贯注地听重阳庆子表演。

我咕哝：

“这城里精神不平衡的人实在太多了。”

叮当说：

“吁。听，出神入化的弓法。”

那女人长发，梳髻。

我看不清她的容貌。

完场时观众零落但热烈地鼓掌。零落因为总共才那几个人，热烈是因为演出实在精彩。

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而不闻。

散场时我们走的时候她仍然端坐。

其余的观众都是知识分子，但经过她身边的时候，还

禁不住向她投去好奇的一眼。我与叮当坐在后三排，没有这种机会。

我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叮当说：

“城里那么多有钱人，谁知道？”

“要不便包下整座音乐厅，干吗包剩前三行，后三行？”

我按捺不住。

叮当“咕”的一声笑出来：

“关大雄……说你笨，你真笨。若是整间音乐厅包了，又查访世上所剩余年，准份好今晚的威风史？”

瓶。

叮当的生活无聊透顶，仙

她嫣然一笑，说是奇

“不敢当，大雄。”

第二天，报上便有花边新闻刊出：

“黑衣女包下音乐厅独自欣赏名家提琴演奏。”

记者言下之意，大对这个女人的“豪爽”作风表示敬意，这个势利可怕的社会，只要能够哗众取宠，就有跟尾的狗。

音乐会虽已成过去，我仍然不甘罢休，打电话到相熟朋友处询问。

老陈是市政府音乐厅的经理。

我开口便似审犯：

“有人垄断演奏会的票子，你罪该何当？”

“我知你指什么，”老陈笑道，“早有记者来鼓噪过，你们根本不知事情首末，就乱嚷嚷。”

我冷笑一声：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重阳庆子这次来港，全属私人性质，与我们无关，乐厅亦由私人租下，而出售六排座位，只是事主一片心，想与他人共赏重阳氏的奇技。明白没有，关大生？”

我作声不得。

“真的那么简单？”我问。

“当然就是那么简单。六和音乐厅确是作正当途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拒绝？”

我挂上电话。

神秘，无限的神秘。

噢，大城市一向多奇闻异事，不提也罢。

至于我。

我是一个小人物。

关于我本人的资料：

关大雄，男，三十岁，独子，伦敦大学文学士，哈佛大学科学硕士，现任职美国元通银行营业部经理，月薪一万三千七百五十元，足够我七日零十三小时花用，余二日零九小时之生活费由父亲资助。

我的缺点：好色、多心、贪图享受。

我的优点：勤力、苦干、不喜出风头。

致命伤：很有点脾气。

最大的收获：我的女友叮当。

叮当姓凌，信不信由你，她的本名就真叫叮当。

叮当是一个作家。

伊的小说畅销，可读性强，并且获得知识分子的好评。她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两个钟头，短短时间内，一枝生花妙笔将故事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一天中其余的时间，叮当用来玩。“玩”包括学葡萄酒、摄影、木头木偶、篆刻、也有音乐和各种游戏、逛书店、设计时装，更连带约朋友出来闲谈、喝酒、听音乐。

叮当最近的嗜好是跟一位西洋老太太研究邮票设计，又查访世上所剩余年准份好的白兰地，到底还有多少瓶。

叮当的生活无聊透顶，但也丰富到绝顶。她之会看上我，可说是奇迹。伊摊摊手，“嗜好太多，没时间挑男朋友，只好随便拣一个。”吐吐舌头。

其实不是这样，其实是我辛辛苦苦追求她。

至于那半欢愉半辛酸的经过，不谈也罢。每个有女朋友的男人，相信都有此类经验。

世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引起叮当的好奇，对于生活，她非常热忱。太阳底下，都是新事，她性格全属光明面，给人带来热量。

我爱这个女人。

而且你别以为她长得不好。她是一个漂亮女郎，又洒脱、聪明、圆滑、懂得穿懂得吃，经济独立、性格强、有魅力。

想想写小说是多么寂寞的工作，伊坚持了十多年，且从不脱稿。

我们打算在今年底结婚。

叮当说：

“婚后养五个孩子，从此退出江湖。”

我打趣她：

“你进过江湖吗？”

她会拍打我的背部：

“宝贝，我曾经历的一切，你半丝头绪都没有。”

我拉住她的手：“半斤八两，关于我，你又知道多少？”我笑，“你知否我一见金发蓝眼的妞，马上一颗心会得咚咚跳。”

“今天晚上的节目，难保你可怜的心不跳出口腔。皇家芭蕾舞团全体明星合演吉普赛。”

“你买了票子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的，排半天的队。”

“你找别人陪你去，我不再想踏入那间古怪的音乐厅。”

“音乐厅有什么古怪？”

“那个穿黑衣的女人，自以为可以包下一切。”

“真奇怪，一个陌生人能令你困惑良久。”

我说：“我问过老陈，他说重阳庆子音乐会由香氏航业主办。”

“咄！”

“咄什么？”

“多日之前的事，你还记住干什么？”

“香氏航运——你有没有听过？据说这间大企业的主人很爱好艺术，老接待艺术家。”

“——成了名的艺术家。”叮当笑咪咪加一句。

我也笑。

叮当问：

“我去看芭蕾舞，你上什么地方？”

“找金发女郎喝酒去。”

“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。”

我们下午就出发了，我约好黄森玩风帆。

我们到达茜草湾附近的海湾，清沏的水，深紫色的天，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犹自未暗，半明半灭，有种出奇的平静美丽。

黄说：“真想睡在这里。”

“风帆专家，当心令夫人发脾气。”我说。

——他耸耸肩膀。

风帆的蓬犹如蝴蝶般彩艳，我俩顺风驾腾，左右回旋，尽清风白浪。如此享受，做人夫复何求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森说：

“大雄，你看！”

我随他所指看过去，只见一只黑色的快艇以全速向我们驶来，黑色诡秘，船型凶恶，激溅起几近一米高的海浪。

我大声说：

“不要紧，我们目标大而且明显，不会看不到我们。”

黄森到底是老手。

——“大雄，快，跳水游逃。”他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快艇正向我们撞来，快！”

我说：“不可能——”

快艇已似一支黑色的炮弹向我们冲来。黄森早已弃船不顾，游出去老远。我只好跟他做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快艇已经撞上来了，将我们的彩色船帆扯成碎片，随即不顾而去。

我气炸了肺，在水中紧握拳头，大声叫：

“他妈的，这简直是谋杀！草菅人命，报告海事处，马上叫水警轮来，马上。”

我得不到答案，吓一跳：

“黄森，黄森。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他很镇静。

我问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正像你所说，让我们通知水警。”

“你可记得快艇的号码？”

“快艇上没有标明号码，但漆有一个字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

“一个‘香’字。”

我心一动，象是触动件很重要的事，一时间却茫无头绪。

我以最激动的语气向水警报告一切。

水警说：“茜草湾对外三百米处的无名小湾，属私家水域。”他冷冷看着我，仿佛是说我自取其辱。

我胀红了脸：“胡说！”

“先生，我怎么会胡说？”水警向我瞪眼。

黄森阻止我发作：

“大雄，听他说下去。”

“这个小湾风景好，不少私人闯进，主人忍无可忍，：诉多次。两位先生，你们恐怕没有留意告示牌吧？”

我挥动手：

“什么？我们差点惨遭谋杀，不但不获保护，且还被贼看待——”

黄森打断我：

“即使我们误闯私家地，所遭待遇，也太离谱了。”

水警摊摊手：

“可是你们又不记得快艇号码，没有证据。”

我啼笑皆非：

——“我一向以为这是个法治城市。”

水警面孔森严地看着我们。

黄森说：“我记得游艇上有一个‘香’字。”

“香？”水警不感兴趣，“那可能是任何人的志。”

“香——”我仍觉得这个字象是唤起了什么回忆。

我同叮当说起这事情始末，一再申明，气得不得了。

“你是越来越小心眼了，”叮当说，“最好一整条街由得你关大雄一个人走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”我解释，“这跟走路无关，多少个雨天，中环人挤人，伞擦伞，那些打字员模样的女孩‘啧啧’对我有烦言，我都不动声色。”

“太伟大了。”叮当白我一眼。

我气结。“你根本不是在听。”

“我是在听，你说下去呀。”

“叮当，你在家太久了，闲时取出鸡血石的印章，往硃砂印泥上盖一盖，对牢亮光盖个印，慢慢鉴赏。你根本不知道外头在发生什么事。”

叮当微笑：

“好，讽刺我与时代脱节。”

“你只知道特地在大雨的时候约好诸闲杂太太小姐到半岛喝下午茶，贪其情调好。你可知柴湾的居民在下雨天早上六点钟便得出门，为了怕车塞迟到？”

“这跟你放风帆受了气回来，有什么关系？”

我气结。

“你想我同你报仇？在专栏中把那只黑色魔鬼游艇骂个半死？此间不少女作家具此类作风，借我不是其中之一。对于社会问题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至低限度，你有的是时间。你可以帮我调查的。”

“你应当委托私家侦探。”

“叮当！”

“大雄，你的脾气老不改。去年有一部法拉利在香岛道超你的车，你就千辛万苦把车主找出来，在一盘国际象棋中将他击倒，才算出口气。大雄，你都三十多了，这样好意气，辛不辛苦？”

我声音低了下来：

“对。叮当，你说得对。”

“这种无谓的意气，争来干什么？忘记它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”

“下不了台。”

“如果我去买东西，跟态度不良的售货员争执，你会不会同情我？”

“不。”我说，“好了，叮当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再追究这件事。”

“香港太挤，下个月我们到菲律宾去玩风帆，可好？”

我“破涕为笑”。

我非常努力地把这件事忘掉，同时安排假期，与叮当到马尼拉去。

我们买的是头等机票。

叮当这个人平时衣食住行都很经济，但坐飞机，不论长程短程，她一定搭头等。她说她的身体无法折叠，歉甚。

对于她这些小习惯，我一律尊重，并无异议。

飞机往马尼拉只需三小时左右，我们的一班飞机却迟迟不开，足足延时二十分钟。

这次是叮当不耐烦：

“发生故障啦？”

我说：“恐怕是在等什么重要人物吧？”

“最恨这种人。”叮当说，“要摆架子，耍大牌，干吗不自备小型喷射机？”

我笑：“那岂非风流不为人知，犹如锦衣夜行？”

隔壁一位洋太太说：

“可不是！这些人非要令别人不便，才会满足虚荣心。”

叮当说：“所以说可恶。”

我笑：“现在看看是谁暴躁？”

她翘起嘴唇，不语。

后座的外国老先生说：

“等一会儿迟到客上机，我们该有所表示才是。”

叮当说：“对，我们鼓掌表示欢迎。”

洋太太说：“妙极。”

我召来侍应生：

“到底是谁迟到？为什么要等他？”

侍应生很尴尬，证明我们的猜想是对的。

叮当正色地说：

“就算这架飞机是他的，既然出售机票载客，顾客的利益就大于他。什么意思！”

侍应生低声下气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已经上来了。”

我转过头去，只见一行五个男人夹着一个女女士机师来，我不顾三七二十一，先替女朋友出了这口气再说，一个眼色，头等舱六七个乘客便大力鼓掌。

那五个男人面色发青，又自知理亏，便佯装低头，那女子身穿黑衣，头戴一顶黑色网纱帽子，看不清楚容貌，独自坐开。

兴奋完毕，我同叮当说：

“很面熟，是不是？”

叮当陷入沉思当中。

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？

可能吗？根本看不清楚她的容颜。

忽然之间我脑中灵光一现，冲口而出——“音乐厅！”而叮当与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黑衣女！”

我连忙压低声音：

“记得吗？重阳庆子的小提琴音乐厅。”

“香氏企业独自资助的音乐会。”叮当悄悄说。

“香氏——香。”我睁大眼睛：

“叮当，有没有可能？是否会得来全不费功夫？”

“那隻撞上来的黑色魔艇。”叮当紧张地说：“我们这是第三次与她交手。”

“这次她有什么理由？”

“她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她心理变态。”

“叮当，”我笑，“现在是谁武断兼心急？”

“你想想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耀武扬威，唯我独尊，表扬自我这种所作所为，是心理正常的人做得出来的？”叮当说。

我半晌无语。

后座静得很。

叮当说：“幸亏这是个资本主义社会，有钱好说话。”

“可是人家的钱比你多。”

“不，”叮当马上回驳，“我与她所付的飞机票资是同样数目。”

我点点头，“说得好。”

“所以她没有资格叫我们等。”

“算了，”轮到我开解她，“我们已经使得她十分难堪，别因她而损失一个愉快的假期。”

其实我与叮当十分臭味相投，两个人都沉不住气，却偏偏会教训对方。

叮当想一想，把头靠在肩膀上瞌睡。

叮当有时候也颇恃才傲物，颇有狂态，但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觉得她就算嘴巴上占些便宜，也带些自嘲性质，无伤大雅。

不比这位黑衣女，简直有点“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”的味道。

也许她已是老太太了，黑色面幕一掀开来，木乃伊似的面孔，吓得我们大声惊喊。

我们怎能与一位老太婆争持？

但看情形她身型又不似七老八十，我偷偷往后面看，没瞧到什么，便起身往洗手间，企图经过她身边瞄一瞄，可我刚一站起来，她身边的五名大汉也都忽然齐齐站起来，像屏风似住视线。

我撇撇嘴，心想：“好稀奇嘛？香饽饽乎？”

叮当像是会读我的心意，闭着双眼，咪咪嘴笑，这姑娘！

“瞧我的。”她说。

“你有什么好瞧？”

“我去打听她的来龙去脉。”

我拍一下自己的头：

“我怎么没想到，现成放着赵世伯。”

叮当笑：“最好是原机回香港，风帆也不必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她深得我心。

她叹口气：

“这就是我们住在这齐迫的香炉峰下原因之一吧？太